



西小洛

著

冬天

该很好，你若尚在场

DongTianGaiHenHao,
NiRuo
ShangZaiChang



听说，油桐花是春天的雪。.....

你路过初识的街头，光阴满怀，看过青葱的时光，赠我意外，
然后，满载桐花而来，披风戴雪而去。.....

西小洛以细腻笔触为你讲述青春彼岸的冷暖
——《冬天该很好，你若尚在场》.....

苏轻心，我喜欢你，从始至终。.....

愿少年穿梭
时光，
仍能深情款
款对她说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

冬天
该很好，
你若尚在场

西小洛
● 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2016年·沈阳

© 西小洛 2017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冬天该很好, 你若尚在场 / 西小洛著. — 沈阳:
万卷出版公司, 2017.1
ISBN 978-7-5470-3650-1

I. ①冬… II. ①西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294284号

出版发行: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9 号 邮编: 110003)

印刷者: 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

经销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58 mm × 229 mm

字数: 168 千字

印张: 16

出版时间: 201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刷时间: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王亦言

封面设计: 齐晓婷

版式设计: 齐晓婷

责任校对: 曾乐文

ISBN 978-7-5470-3650-1

定 价: 25.80 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090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050

传 真: 024-23284448

E-mail: vpc_tougao@163.com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目录.

C O N T E N T S

第一章 满载桐花而来的少年

001

第四章 八年之殇

073

第二章 你也有我

025

第五章 再见已非故人

099

第三章 年少敌不过别离

049

第六章 崩溃的前兆

121

目录.

C O N T E N T S

第七章

想拥抱你，过去

145

第八章

如果眼泪看得见

171

第九章

最后的光

195

第十章

满载雪花远去的冬天

217

尾声

我的爱，才最卑微

237

第一章



满 载 桐 花 而 来 的 少 年



2008年4月，苏轻心来到了桐城。

舒凡一手牵着她，一手拖着一个红色的大皮箱。路边铺了厚厚一层油桐花，像极了冬日里纷飞的白雪。

冯强开着一辆奔驰过来接她们，他十分热情地帮她们把行李箱搬到后备厢里，打开车门让她们上车。

从那一刻起，苏轻心名义上又有了一个新家，有了一个新爸爸。

冯强有一个儿子，叫冯芮星，是他前妻留下的，小苏轻心两岁。

冯芮星不喜欢苏轻心，很不喜欢。

冯强给苏轻心买的新衣服和新玩具，她碰都没有碰过就会被他剪碎衣角、拆散零件。他经常堵在苏轻心的卧室门口，指着她说：“这里是我家，你最好早点儿滚出去！”

下一秒，他又会跑到舒凡面前，用抹了蜜般的声音说：“小凡姨，苏姐姐好像不喜欢小星，一点儿都不愿意跟小星玩。”

然后，舒凡就会指责苏轻心。

苏轻心习惯了，对于冯芮星的行为熟视无睹，不予理会。不过他倒是脸

皮厚，每天整苏轻心的方法层出不穷。所以，苏轻心更多的时候会把自己关在屋子里，或者出去一整天都不回来。

五月，冯强给苏轻心办理好了入学手续，她要去新的学校报到。

冯芮星坐在门口穿旱冰鞋，对客厅里提醒他好好照顾苏轻心的冯强说：“放心吧，有我在，不会有人欺负苏姐姐的。”

苏轻心重重地叹了口气，也没有等冯芮星，自己先往学校走去。

五月的桐城有着满城的油桐香，但是终究香不过海城的油桐。在海城，不仅有油桐花，还有苏轻心的爸爸，那个喜欢在晚上提着油灯给她讲故事的男人。

他总会说，轻心，爸爸不需要你以后有多优秀，你只要快快乐乐的就好。

可是现在，她不快乐。

回忆翻涌，苏轻心抬起手，想要拭去快要流出来的泪水。一朵油桐花忽然落了下来，轻轻擦过她的手背，掉在地上。

“砰——”一声巨响在身侧响起。

她吓了一跳，下意识地扭头看过去。一个穿着干净蓝白色校服的少年趴在地上，浓密的短发上沾着几片零碎的油桐花瓣。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甩了甩腿，嘴里骂了一句脏话。

苏轻心抬头看上去，二楼的窗扇还在摇晃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苏轻心小心翼翼地开口。

少年抬起头，皱着眉问她：“你看见了？”

苏轻心后退了一步，缩着脖子摇了摇头。

“不许说出去！”少年举起手做手枪状对着她，脚下一步一步后退。离苏轻心两米远后，他转过身一瘸一拐地跑开了。

少年的身影刚消失，住户楼道里就跑出来一个中年男人。中年男人挽起袖子左右看了看，随后跺脚大骂：“魏然！你这臭小子又偷老子的钱，回来了看我不揍死你！”

苏轻心倒吸一口气，连忙抓紧书包带子，不敢逗留，往学校跑去。

这桐城的人都很奇怪。

这是十五岁那年，这个城市给她留下的第一个不可抹去的印象。

苏轻心来到班上的时候，全班的人都在下面瞪着眼睛看着她。她的目光在班上扫视了一番，停留在了最角落靠窗户的位子上。

那个偷拿自己父亲的钱从二楼窗台跳下来的少年，正一只手撑着脑袋，瞪眼看着她。

苏轻心迅速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，简单介绍了自己：“我是从海城过来的苏轻心，请多多关照。”

没有想象中的掌声，也没有想象中的友好，底下坐着的人发出了低笑声，有人在窃窃私语：“多多关照，哈哈哈，真老土。”

脑海里忽然浮现出冯芮星嚼着零食的样子，他也对苏轻心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苏轻心，你真老土，跟我一起出去我都觉得丢脸。”

苏轻心不自觉地笑了笑，没有在意。

班主任拍拍她的肩膀说：“先坐魏然那里去吧，不习惯再调整。”

苏轻心径直走到魏然面前，他仍旧瞪着眼坏笑地看着她。苏轻心坐下

后，他敲敲两张桌子之间的缝隙说：“三八线。”

然后，他又凑近她的耳边，轻声说道：“超过一次一块钱哟。”

苏轻心抱紧自己的书包，没有去理会他。

十五岁之前，苏轻心忘记了怎么接受温暖和赞美；十五岁之后，她却被迫要立刻接受嘲笑和冷眼。

“苏轻心，你能帮我值日吗？我今天过生日要去开派对，拜托拜托。”

“苏轻心，你能帮我收一下练习册吗？非常感谢。”

“苏轻心，我好饿，你能帮我去买一包面包吗？肉松的那种。”

她们总会眨着眼睛微笑地看着苏轻心，她也从来不会犹豫不决，而是立即去做那些让她们觉得高兴的事情。

或许是奴性使然，也或许是只有这样，苏轻心才能淡忘独自坐在教室看着别人说说笑笑的孤独感。

放学后，苏轻心在校门口等冯芮星，舒凡要她放学和他一起回家。纵使冯芮星不喜欢她跟他同路，她也不愿回到家被自己的亲生母亲指着鼻子责怪。

“苏轻心。”冯芮星在身后叫她，苏轻心一回头，冯芮星就将手里脱下来的旱冰鞋扔给她，说，“你回去吧，我去同学家复习功课。”

他的同学揽着他的肩膀，他的衣服穿得松松垮垮的。

“你是真复习功课还是上网去？”苏轻心问。

“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”冯芮星不耐烦地嚷嚷道，和同学勾肩搭背地离开了。

“我才懒得管。”苏轻心嘀咕了一声，抱着怀里的旱冰鞋一个人回去。

街头屋顶上的夕阳渐渐暗了下去，桐城的白昼很短，短得让人还来不及做些什么，就已经消失了。

耳边忽然响起响指声，魏然举着一串糖葫芦递到苏轻心面前，朝她眨眨眼。

苏轻心看着他，艰难地腾出手指着自己，问：“给我的？”

“不然呢？”魏然挑挑眉，冲她笑。

“谢谢。”苏轻心犹豫了一下，小声道了谢，伸手去接。

魏然一下子缩回手去，蹦到她面前拍着大腿笑道：“让你吃你就吃啊！苏轻心，你这么天真，难怪大家都喜欢叫你帮忙。”说完，魏然又补充道，“苏轻心，你真好骗。”

苏轻心平静地看着笑容夸张至极的魏然，憋了好久才说：“天真跟没有智商比起来，应该好多了吧。”

说完，她迈开步子往前走，路过魏然身边的时候，轻轻撞了一下他的肩膀。

十秒之后，魏然慢半拍地从身后追了上来，大声问：“你说谁没智商呢？”

“你急什么？你能偷了自己爸爸的钱从二楼跳下来，这么勇敢这么聪明，我怎么会说你呢？”苏轻心微笑道，又看了他手中的糖葫芦一眼，说，“再不吃就要化掉了。”

说罢，她转身离开，不想留多余的精力在无关的人身上，即使魏然还在她身后后知后觉地问：“苏轻心，苏轻心！你说的就是我吧！”

苏轻心没有理会魏然的质问，所以也不知道自从那次顶撞了他之后，她

会迎来被卷入他的恶作剧的命运。

苏轻心从来不相信命运，但又不得不承认现实。

魏然第三次用笔尖戳了苏轻心的胳膊肘，她疼得眼角冒泪花，这个始作俑者却还在旁边蛮横地说：“苏轻心，你已经欠我三块钱了！”

苏轻心下课的时候把课桌往过道挪了挪，魏然则在草稿本上计算她每天平均能越过三八线多少次，他一个月能收入多少。

“我这是要发财了啊，哈哈！”魏然捧着草稿本，把脑袋埋在里面做起了白日梦。

苏轻心看着他，只觉无语。

“苏轻心同学。”头顶忽然响起一个好听的声音。

她看过去。站在面前的人她认识，是覃如汐。苏轻心认识她，不是因为她们有过交集，而是因为她有一张好看的脸，眼睛大大的，脸蛋白皙秀气，嘴角深深的酒窝更衬得她乖巧可爱。苏轻心还受外班男生的拜托，往她的课桌塞过情书。

覃如汐双手做拜托状，问她：“魏然是不是老欺负你啊？”

她的声音也很好听，清脆如铃铛，连苏轻心一个女生听了都心神荡漾。

苏轻心连忙说：“没关系，他欺负不了我。”

覃如汐笑了笑，伸手拉住她的双手，说：“你别袒护他，我都看见了。要不……你去跟老师说你不习惯和魏然坐在一起，嗯……我可以跟你换。我们是老同学，他不会欺负我的。”

“我……”苏轻心刚开口，手腕便被魏然抓起。

魏然把苏轻心的手从覃如汐的手里扯出来，紧紧拽住，朝覃如汐笑道：

“不好意思啊，我们相处得挺愉快的，不换位子。”

苏轻心看到覃如汐的脸色微微变了。覃如汐要换位子的用意，她多多少少也能猜到一些。苏轻心挣开魏然的手，说：“我们相处得一点儿都不愉快。”

“谁说的？”魏然一扬眉毛，将苏轻心的课桌“砰”的一声又紧紧挨着他的课桌，敲敲上面的缝隙说道，“从现在开始，三八线就不存在了。苏轻心，我觉得你对同学十分友好，学习也认真，我会跟老师说我自从和你做了同桌之后，想学习的热情噌噌直升，老师一定会感谢你的。”

覃如汐双手拍在课桌上，一改刚才的温婉，嗔怪道：“魏然，你是故意的吧！”

“我就是故意的。”魏然双手揣在校服兜里，将双臂张开又合拢，阴阳怪气地说道。

覃如汐气得直喘粗气，把额前的刘海都吹了起来。她恼羞成怒地扭过头，长长的马尾扫到魏然和苏轻心的脸颊上，不服气地离开了。

苏轻心揉了揉痒痒的鼻子，有些尴尬。

前座的杨烨举着数学课本，见怪不怪地对魏然说：“第七次拒绝咱们的班花，魏然，也只有你才这么暴殄天物。”

“怎么用词的呢？”魏然把塞进衣兜里的拳头挥向杨烨，被他用书本挡了下来。

苏轻心不想参与他们之间的事情，默默地坐了下来。

魏然却没打算放过她，他坐下来，用胳膊肘捅捅她的臂膀，苏轻心没有

理他，他又捅了捅，说：“你以后不准和别人换位子，特别是覃如汐，懂吗？”

苏轻心没有回答他，从书包里面掏出MP3，把耳塞塞进耳朵里。

苏轻心后来才知道，覃如汐和魏然是小学同学，覃如汐从小就喜欢缠着魏然，可魏然总是对她不冷不热，有时候还很排斥。像覃如汐这种样貌好、家世好的女孩子，别的男生恨不得能天天围着她转，只有魏然这种人不懂这些。

时间不声不响地溜走，就像夜空里昏暗的月亮在深夜里散发着孤独的光芒，又在黎明来临之前默默地退场。

春去夏来，热烈的阳光裹着蝉鸣声袭来，炎热的季节聒噪地开篇了。

苏轻心考完了最后一场考试，想要去湖边走走，却在校门口被冯芮星拦了下来。

“你不在家好好待着，跑到学校里来做什么？”苏轻心一边往背包里装铅笔，一边问他。

冯芮星低着头，两只手拽着裤子的边沿，声音细小如蚊子叫：“姐……我闯祸了……”

“你别来这一套，我可不相信你。”苏轻心面无表情地截住冯芮星的话，准备离开。

冯芮星忽然张开双手抬起头来，眼睛里噙着亮晶晶的泪水。他焦急地道：“我没有，苏姐姐，求求你帮帮我，不然我会被揍的。”

苏轻心疑惑地看着他。

冯芮星又说：“我把人打伤了，他兄弟要我赔医药费。我不敢跟爸说，他一定会打死我的。”

“我也没有钱，你自己闯的祸自己去收拾吧。”苏轻心不想替他收拾这个烂摊子，他跟她一点儿关系也没有。

冯芮星拉住苏轻心的背包，几乎要哭出来了：“姐，你就帮我想想办法吧。你要是不管我，他们一定会把我拦在路边打死的，那群人可凶了。姐姐，就算咱们没有血缘关系，可好歹我也算得上是你的弟弟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”

她跟他的确没有血缘关系，他们一点儿关系也没有。可是面对冯芮星这样的请求，苏轻心还是会忍不住心软答应他。

她翻了翻自己的钱包，回头对冯芮星说：“你带我去见他们，路上把详细情况告诉我。我这次帮你，完全是因为我现在的一切都是你爸给的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”

冯芮星连忙抹去脸上的泪水，不住地点头。

苏轻心跟着冯芮星走街串巷，来到了一处废弃无人的深巷。巷子的一边筑着长满青苔的围墙，一边是年久失修、墙壁发白的废屋。

有四个高年级的男生坐在不远处的石头上。他们见到苏轻心和冯芮星，似乎是早有预料一般互相对视，鄙夷地笑道：“还真来了，够笨的。”

苏轻心刚想开口说话，身后却悠悠地传来冯芮星的声音：“不笨怎么带得过来？”

苏轻心豁然明白，这一切就是一个圈套，是冯芮星演的苦肉戏。是了，

他那么讨厌她，就算真的遇到了什么危险也一定不会想到来找她的。

冯芮星抢过苏轻心的背包，一把扔在地上，苏轻心想要扑上去捡回来，却被高年级的男生擒住了双手。

“冯芮星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！”苏轻心咬牙吼道，两只手握成拳状，指甲掐进了肉里。

“我还以为你不会生气呢。”冯芮星嗤笑一声，走到苏轻心面前，指着她的鼻子说，“我在同学家上网的事情，是不是你告诉老爸的？害得我被他打了一顿，零用钱也被扣了！”

苏轻心挣扎道：“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！”

“还不承认？”冯芮星边说边从裤兜里掏出一瓶墨水。擒着苏轻心手的男生立即按住她的脑袋迫使她不能动弹。冯芮星用手指蘸着墨水，在苏轻心脸上边画边笑：“哈哈，把你画成大花脸，看你还敢回去告状。”

苏轻心想要反抗，但手被紧紧擒住，脑袋也被死死摁住。挣扎无果后，她冷静了下来，任由冯芮星在脸上作画，然后将愤怒悉数吞进肚子里。

“冯芮星，你这姐姐还挺倔的。”身后的男生忍不住打趣。

冯芮星一听，立刻反驳道：“她才不是我姐姐，她是从海城过来的可怜虫！”说着，他又跑过去捡起苏轻心的背包将它倒过来，里面的东西全部掉了出来。

爸爸的照片从笔记本的页缝里滑了出来，苏轻心心里一急，喊道：“冯芮星，不许动我的包！”

冯芮星许是见她一脸着急的样子，知道了什么是她的软肋，他捡起照片，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，然后指着照片上的人，轻蔑地问道：“怎么，这

是你爸？”

苏轻心双眼通红，咬牙切齿地吼道：“冯芮星，你敢动那张照片的话，我一定饶不了你！”

“哎哟，我好怕啊，居然饶不了我。”冯芮星装出一副害怕的夸张样子，拍了拍自己的胸脯。忽然间，他将照片高高举起，对折，撕开。

“冯芮星！”苏轻心尖叫道，亲眼看着爸爸的样子在他手里变为两半。

冯芮星将撕开的照片叠起来，又使劲儿撕了起来，边撕边说：“我让你告状！让你告状！”

爸爸曾经对她说过：“轻心，吃亏是福，你在外面不要因为一些小事而跟别人闹起来，因为那样一点儿都不值得。”

苏轻心正是因为觉得不值得，所以冯芮星百般欺负她，她都不放在心上。为了让自己过得安静快乐，苏轻心可以在他面前摆出最卑微的姿态。可是她不能容忍他这样对待爸爸。那是在这个世界上，唯一一个真心待她的亲人。

苏轻心不知道当时为何有那么大的力气，她挣开高年级男生，冲过去将冯芮星撞开。他手里的照片碎片像是细碎的雪花一样落在地上。苏轻心跪下去，双手颤抖地拼着残缺的碎片，眼泪大颗大颗地落在手背上。

“你居然敢推我！”

冯芮星的声音传进苏轻心的耳朵。

他要打她也好，踹她也罢，她现在已经顾不得去想。

苏轻心只想将手里已经碎裂的照片仔细地拼好，那是她唯一一个可以看见爸爸的方式。